

早春的气息

——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纪事

■张宝忠

区”。到1984年，特区建设已经进行4年了，伴随着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究竟经济特区该不该办？怎么办？小平同志心里比谁都急于想知道。坐在南下的列车上，我看到小平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久久地看着窗外，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以及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在深圳下车。当天下午，年近八旬的小平同志不顾旅途疲劳，会见了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以及其他领导成员。他首先对大家说：“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决定的，这次要来看看深圳特区建设得怎么样。”深圳的领导汇报完，大家都渴望聆听首长的指示，不论是表扬还是批评。然而小平同志却说：“你们讲，我听。”大家又做了详细的补充汇报，小平同志始终在注意听，没有表态。

下午4点多，首长一行听完了汇报就坐上大巴车，来到一个工地上。工地上载重卡车川流不息，大吊车伸着长臂，伴着挖土机、推土机轰轰隆隆的声响和工人们的劳动号子，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景象。

远处，有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看着高高低低的一片楼群，小平同志的脸上显出兴奋的神情。当听说正在施工中的世贸大楼三天就能盖一层时，小平同志笑了，随口说了一句：“这就是深圳速度。”

1月25、26日两天，小平同志先后考察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渔民新村、蛇口工业区和中外合资的华益铝材厂等地。

在渔民新村，当听说全村平均月收入可达430多元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全国要像这样还得一百年。”

在深圳将近两天的时间里，小平同志马不停蹄地视察了六七十个单位，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作风。1月26日下午，小平同志从蛇口坐上军舰前往珠海考察。在珠海一共停留了两天半的时间，29日下午便去了广州。

29日下午，在准备离开珠海之前，邓小平为珠海题了词。深圳那边询问的电话在第一时间打到了我和孙勇这里，询问“为什么没给我们深圳题词呢？”

与此同时，深圳市领导决定派接待处处长张荣同志直达广州，当面请求小平同志为深圳题词。

当小平同志下榻广州珠海宾馆时，时间已是阴历大年二十九了。大年三十早晨，小平同志领着外孙散步回到房间，眼前的桌子上笔墨纸砚都已摆好，就像在珠海一样。

张荣急忙把事前准备好的纸条递上来，只见上面写着：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特区办得更好等等。小平同志拿起笔，慢慢蘸了蘸墨就开始写了。

提笔落字，一气呵成：“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书写日期的时候，小平同志手中的笔没有丝毫停留，顺畅地写上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要知道，当天可是2月1日。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但那流畅的笔锋和圆润的字体分明已经告诉人们：原来小平同志早已心中有数，他老人家对深圳工作不但是满意，而是非常满意。

张荣捧起这幅题词时，手都有点颤抖，他只说了一句“谢谢首长”，就兴奋地拿着墨迹未干的题词奔出外间。他知道，两天来深圳的领导一直守候在电话

机旁，现在他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各位领导同志，告诉深圳人民。

拿起电话，张荣气喘吁吁地报告：“题了，题了，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电话那边急切地问：“题的什么？快说，快说啊！”

张荣大声地念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张荣特意把“一月二十六日”念得重些、慢些。深圳人收到了最珍贵的新年礼物，并为这个题词、为落款的这个时间深深地感动了。那天，整个深圳沸腾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除夕啊！

深圳是小平同志考察的第一站，尽管他对深圳的经济建设是满意的，但是建设“经济特区”的路子是不是正确，小平同志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所以，也可以把对珠海的考察和肯定看作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经验的进一步证实和认可。因为深圳毕竟是几个“经济特区”中最有说服力的“试验区”，而对“试验区”的评价，就等于对“经济特区”这一政策的评价，那就要有足够的佐证。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感觉到奇怪，因为这是首长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

小平同志在广州过了春节，于1984年2月7日到达了厦门。

在厦门期间，小平同志考察了东渡岗的五万吨位码头、集装箱码头、渔业码头、厦门大学、湖里工业区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厦门机场。

厦门特区不同于深圳和珠海等地，由于起步晚，许多问题还制约着特区开发。在“鹭江号”游艇上，小平同志听取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工作汇报。

当省汇报完之后，项南把一张厦门市地图摆在小平同志面前说：“厦门特区现在只有2.5平方公里，太小了，应该扩大到全岛的131平方公里。”

小平同志问：“为什么？”项南回答说：“现在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面建成也没多大意思。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隔离带。如果全岛建成特区的话，对于开展对台工作很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的问题就不通也通了。这对祖国的统一一有好处。”

听到这里，小平同志又仔细地看了看地图，然后扭头看着身旁的王震问道：“你说行不行？”

王震说：“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又说：“我看可以，这没啥子问题嘛！”听了这话，在场的省市领导都很高兴。接着，项南又进一步汇报了“最好把厦门特区变成‘自由港’的想法”。他说：“现在台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和日本绕道。如果厦门是自由港，对两岸人民的交流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小平同志听到厦门成为自由港要实行“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三点时，他点起香烟望着大海思索了一会儿，说：“前两条还可以，最后一条不容易。但没关系，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之前，可以先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项南乘胜追击，汇报第3个想法。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建议，想把‘厦门机场’改叫为‘厦门国际机场’，因为‘厦门机场’是为了飞往新加坡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方便，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

小平同志听后当即拍板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在场的人鼓起掌来。大家对小平同志如此快捷、如此果断地支持厦门的改革思路和措施，都激动得快要跳起来了。

2月9日上午，小平同志参观了厦

门大学后，就来到了刚刚开始兴建的湖里工业园区。在这里，映入眼帘的与深圳和珠海截然不同：没有热火朝天的场面，没有兴建中的高楼大厦，更没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

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和市长兼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君先后介绍说，中央批准办特区是在1980年，深圳和珠海动作很快，而厦门的湖里特区到1981年还没有动工，基础设施问题还没解决，真正行动起来是1982年的事。

这样说来，如果同“深圳速度”相比较，厦门比深圳相差了两年。所以，小平同志看到的厦门湖里特区，除了管委会的办公楼以外，只有一座还没有正式投产的地砖厂。

当市长邹尔君把“特区面积太小”和“希望给予厦门特区自由港的政策”这两个问题再次向小平同志提出后，小平同志心里早已有数了：这两个问题还是之前项南同志提出的那两个。

但是，小平同志并没有当场承诺，只是给了市长邹尔君一个暗示：你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做决定。

一句话，给邹尔君市长吃了定心丸。他心里十分明白：一线领导做出的决定当然不会脱离一线工作需求，这就等于给了厦门特区一个肯定的答复啊！邹尔君心中十分高兴，由于厦门的天然地理位置，它与台湾、金门隔海相望，又是通往东南亚的门户港口，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相信首长对厦门特区一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听了小平同志的话，邹尔君市长有了信心。他鼓起勇气，也请小平同志给厦门特区题个词。小平同志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随即铺开宣纸写道：“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

看到小平同志的题词，福建省和厦门市的各级领导兴奋不已、信心百倍。他们从小平同志给予的答复中，充分地领悟到中央对于厦门特区的莫大期望和支持。他们表示：没有理由不把建设的速度加快，把工作做得更好，并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追赶兄弟省市。

2月10日，伴着霏霏细雨，小平同志一行在厦门万岩公园后山上，种下了十多棵樟树和南洋杉树。

2月11日，小平同志抵达上海。在上海的时间最长，将近一周时间。

小平同志在上海考察了宝钢，参观了上海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全面了解了上海市改革开放的具体情况，并做了重要指示。

2月15日，小平同志为上海宝山钢铁厂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到该写落款的时候，小平同志抬起头来问我：“今天几号了？”

当时我正在给首长照相，所以就一边按快门，一边回答说：“2月15日。”

2月17日，历时26天的南方考察结束。小平同志一行带着早春的气息，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迎接生机盎然的春天。

不久前，我又有机会重返深圳。34年过去了，深圳已从当年一个建设中的“大工地”，发展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在莲花山上邓小平同志塑像旁向远方眺望，我看到了一个高楼鳞次栉比、充满生机活力的深圳。那时我在想，当年小平同志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多么英明正确啊！我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经济特区也一定会在新时代书写新的传奇。

“亲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40年”

征文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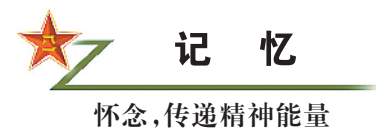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是注定辉煌中华民族史册的40年。春风激荡起时代进步的滚滚浪潮，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爆发出惊人的创造伟力，让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回望这40年，让人陡生万千感慨。多少历史性时刻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多少举世瞩目的成就让我们激情满怀……作为一名军人，我们亲历和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我们更亲历和见证着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铿锵步伐。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解放军报》从近期至12月举办“亲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活动。征文希望通过作者讲述在改革开

放40年间，亲身经历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标志性事件，充分展现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生动实践和辉煌成就，热情讴歌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宗旨和本色，生动展现火热军营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官兵的精神风采。

征文题材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散文，篇幅以3000—5000字为宜。电子来稿请发送至：czfk81@126.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亲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字样；纸质稿件请寄至：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解放军报社文化副刊编辑室，邮编：100832。请在信封上注明“亲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字样。征文优秀作品在《解放军报》刊发后，将组织优秀作品评选并集结出版。



并未远去的背影

■孔好好

远去的岁月对我们来说，或许是这样的——当你生活在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身旁，你就会对那些只留下依稀剪影的人和事，在脑海里构建起较其他人更为独特的认识，并在不经意间保持某种亲近感。这种感觉是幸福的。

我的这种幸福，来源于我的姥爷。他叫孔庆章，曾是一位慈祥和蔼的离休干部，曾是一位高大威武的解放军连长，还曾是北大荒某农场的场长……然而最近，当他走完93岁的人生后，我集中翻看他的遗物，并整理这些年他留给我的珍贵记忆时，我才赫然发现，同他生活多年的我，过去竟然并不完全了解老人家。

从小到大，姥爷同我说过不少他参加战斗的轶事，但他从未告诉我，他曾3年立下多次战功。对于军人来说，战功可以说是终生的荣耀。然而，“2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这些闪亮军功，一直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档案里，仿佛同我认识的姥爷毫无关系。当然，我也曾听他讲过战斗英雄的故事，却从不知道他就是战斗英雄。

那是1948年的一个冬夜，进攻高密的我军团经过一夜激战伤亡很大，部队奉命撤出战斗。机枪连连长命令姥爷和另外两名战士，带一挺轻机枪和700发子弹，掩护全连撤退。敌人的六零炮打得很猛，另两位战士被打得抬不起头。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拖延敌人推进的步伐，身为机枪手的姥爷对着炮响的方位猛烈扫射，当即就把敌人的火力吸引了过来。突然，一发六零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把他震昏过去。当他醒来时，部队已顺利撤退一大半。有战士提议和连队一块撤。但姥爷坚定地表示，在没接到命令前决不能撤。他们一直战斗到部队完全转移。

部队曾就姥爷的事迹专门进行过宣

传，而这一切他都从未向我们提及。直到他去世，家里人才知道。而对我来说，被姥爷尘封在岁月里的，不仅是战功和荣誉，还有那一系列人生选择时的坚定。

1958年，在姥爷的生命里注定是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已是我军第一批战车学校毕业的学员，并被调到师机关任作战参谋，个人发展前景很好。可是由于在浙江舟山战役中，他曾和战友们在冰冷的水里潜伏了一天一夜，腰腿严重受伤，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当年，毛主席号召组织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姥爷感到自己身体有伤病，不能再给部队增加负担了。尽管部队领导多次挽留，可他先后打了8次转业报告，毅然携家带口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6年。这期间，他曾担任过农场区长、指导员、场长。后来，组织上看他的伤情实在不能抵御北大荒的寒冷，坚决把他调回了老家曲阜。组织上在安置工作时征求他的意见，他又选择了曲阜最偏远的曼山公社当社长，一干就是11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60年间，无论工作岗位怎么变换，职务如何调整，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他还先后5次把调工资的名额让给了同事。3个女儿长大后，他完全可以为她们在工作安排上提供照顾，但他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而是鼓励她们自己闯、自己奋斗。

诗人说：“你的背影愈走愈远，而你的样子，在我心里愈加清晰。”是的，曾经被姥爷的慈爱怀抱的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和思考他的选择、他的坚守。而此刻，当我回望他的背影，他的人生一下立体地呈现在我面前，我才发现他留给我和这个世界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生命乐章，是一种让人仰望的人格力量。而我的心，离他似乎又近了许多。



第4291期



红原拂晓 (油画)

刘学伦作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神山圣水的西藏处处都是风景。喜马拉雅山的雄伟，卡若拉冰川的峻峭，布达拉宫的神圣，鲁朗林海的壮美，还有那曲草原的清雅，和在清雅晨光里奔跑的羚羊，高空中翱翔的雄鹰……然而，西藏最美的风景当数变幻莫测的云、圣洁纯净的湖、忠诚担当的兵。

西藏的云，飘逸中透着沉稳，洒脱中带着从容，豪放中蕴含拘谨，狂野中散发温柔。卷积云轻盈、曼妙、柔美，高积云稠密、厚重、浓烈，层积云肥硕、松散、宽泛，火烧云热烈、奔放、豁达……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云，云从不同的视角看你。从飞机上俯瞰西藏的云，时而像巍峨的雪山，时而像悠闲的牦牛；从山顶上平视西藏的云，时而像连绵不绝的冰川，时而像蜿蜒曲折的溪流；从山脚下仰望西藏的云，时而像战马嘶鸣，时而像蛟龙出海。

西藏风景

■邵天江

西藏的云呀，一朵朵，一堆堆，一丝丝，一缕缕，慈祥、纯洁、宽厚，好似神灵盛开的雪莲，又像西藏人灵魂的知己，仿佛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西藏的湖，清澈、澄莹、碧透。雍容华贵，冷峻惊艳，清丽俊秀。西藏的湖，像一潭诱人的老酒，像一朵沉睡的雪山，像一块碧绿的绸缎，像一袭舞动的裙摆。西藏的湖五颜六色，绿的像翡翠，蓝的像宝石，红的像玛瑙，紫的像水晶。西藏的湖，千姿百态，有的像佛手，有的像爱心，有的像鹅卵石，有的像珊瑚。西藏的湖，风格迥异，拉昂错的神秘，当穹错的深沉，班公错的浪漫，纳木错的灵

秀，达则错的妖娆……西藏的湖采日月之灵气，吸天地之精华，它只和美丽的心灵交谈，只与坚毅的生命叙叙。到西藏看湖，没有一颗虔诚、膜拜的心，很难领悟湖的神韵，很难触摸湖的灵魂。西藏的湖是西藏人的故交旧友，是西藏人纯朴善良的表达。

西藏的兵，憨厚、质朴、纯真，威武、雄壮、强悍。经得住越境者真金白银、红票绿钞的诱惑，耐得住白天风看雪、夜晚兵看星的寂寞，挺得住狂风暴雨、魑魅魍魉的侵袭，抗得住紫外线暴晒、沙砾石击打。在云中哨所采访，每一个兵都是一棵挺拔的树、一座不朽的碑。

一个个钢铁男儿，用热血浇筑边关，用赤诚捍卫尊严，个个都是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出发。

西藏军人的美，美在脸上高原红。那是风沙吻的痕，那是紫外线盖的印，那是稀薄空气涂的斑，那是维生素匮乏的影。暴雪烙印他们深深的足迹，风沙滞留他们绿色的背影，烈日灼烤他们的青春韶华，高寒蹂躏他们年轻的生命。山的山尖，他们飞扬神采；云的云端，他们澎湃激情，他们在离母亲最远的地方守望岁月静好，他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抒写赤胆忠诚。

西藏军人的美，美在“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思念里，美在“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清苦里，美在“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猛里，美在“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里，美在“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的气概里。

西藏的兵，是西藏的稳定利剑，是边关的金字盾牌，是国门的铁甲卫队，是祖国的钢铁长城。